

老舍作品中北京儿化词语义特征研究

鲁晓豫

(郑州大学,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0)

摘要: 本文以老舍的代表作品为语料来源, 对《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经典作品中北京语音儿化词的语义特征进行分类研究。老舍作为京味文学的代表作家, 其作品中的北京口语经过艺术提炼, 具有较高的语言学研究价值。儿化是北京话中一种典型的语音—语法现象, 具有鲜明的口语语体特征。本文对儿化词的语义功能进行分类描写与分析, 以期为进一步探讨儿化现象背后的认知机制与文化内涵提供基础材料。

关键词: 儿化词语义特征; 理性义; 色彩义; 语体标记; 北京话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老舍是京味文学的奠基人与代表性作家。由于长期生活在北京, 其语言素材直接来源于北京口语, 并经过了高度的艺术加工与提炼, 形成了质朴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风格。其作品语言既保留了北京口语的原生形态, 又具有较高的规范性与代表性, 是研究北京话儿化现象的理想语料。因此, 本文选取老舍作品作为儿化词研究的语料基础。

本文选取《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经典作品为语料, 共整理出典型儿化词 150 余条。现有研究通常从理性义与色彩义两个维度分析儿化词的语义功能(黄伯荣、廖序东, 2017)。本文沿用这一框架, 但在考察中发现, 有相当数量的儿化词既不改变理性义, 也不附加显著的感情色彩, 却承担着重要的语体标记功能。鉴于此类儿化词在语料中占比最高, 本文将其单独列为一类进行讨论。

据此, 本文从三个维度展开分析。以下分别论述北京话儿化词的语义特征与功能。

二、儿化词的理性义变化

理性义是词义中与概念表达直接相关的部分, 即词典释义所反映的词的概念内容, 其功能在于界定词所指称事物的范围。儿化对理性义的影响主要通过比喻、借代等认知机制实现, 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类。

(一) 儿化衍生比喻义

比喻是词义引申的重要认知机制。儿化作为一种形态手段, 可以激活词根的比喻引申潜能, 使儿化形式获得新的比喻义。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 儿化比喻义的形成基于事物间的相似性联想, 包括外形相似、状态相似、功能相似等类型。儿化在此类构词中不仅标志新义项的产生, 更起到了“语义转类标记”的作用, 提示听者该词使用的是比喻义而非本义。

1. 外形相似

①小丁宝儿在门口儿歪着头那么一站——《茶馆》

“口”本义是人和动物进食与发声的器官，“口儿”通过外形相似的比喻引申，指容器与外界相通的部位（如“瓶子口儿”）或出入通行的地方（如“门口儿”“胡同口儿”）。长城的“关口”义也是同类引申的结果。

②你谁也没招，就是碰在点儿上了——《骆驼祥子》

“点”的基本义是“细小的痕迹”，其众多义项多由基本义通过比喻或借代转化而来。儿化后的“点儿”进一步引申出“关键之处、要害部位”的比喻义，如“碰在点儿上”即指恰好触到了关键之处。

③石队长与李德明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擦着墙壁与馆户的门脸儿疾行——《火葬》

“脸”本义指头的前部（从额到下巴），“脸儿”通过外形相似的比喻引申，指物体的前部或正面，如“门脸儿”（商店临街的门面）。这类儿化词的认知机制是：以人体部位为认知参照点，通过形态相似性映射到物体的相应部位，属于“人体中心隐喻”的典型表现。

2.状态/性状相似

①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茶馆》

“面”本义指粮食磨成的粉，“面儿”泛指粉末状物质。“白面儿”则进一步特指海洛因（因外观呈白色粉末状）。

（二）儿化衍生借代义

借代义的认知基础是事物之间的相关性联想，即通过事物间的邻近关系（如动作与结果、整体与部分、容器与内容等）实现词义引申。就名词而言，人们常以某物的典型特征或附属物来指代其所有者，例如用“蓝领”代指体力劳动者。就动词而言，与动作行为相关的结果、方式、工具、处所等均可衍生出借代义，例如“笔杆子”借指写作者（由“握笔杆”这一动作的工具引申而来）。北京语音有很多运用“儿化”这一语音现象，使动词派生出与之相关的事物的意义。

①我是好人，二姑娘，好人要是没力气啊，就成了受气包儿。——《龙须沟》

“包”本为动词，指包裹动作；“包儿”引申为盛装物品的袋状物。“受气包儿”通过转喻，用“容器”喻指“具有某种属性的人”。这是典型的动词派生出该动作的结果的借代义。

②昨儿个开完了会，仔细想过了，老觉着还有个事儿绕不开扣儿。——《春华秋实》

“扣”本为动词，指套住、搭住的动作；“扣儿”转指绳结、扣子（动作的结果）。“心里打了个扣儿”则进一步通过转喻，用“绳结缠绕”喻指“思想纠结、想不通”。

（三）儿化与具体义的抽象化

张洵如（1949）最早指出儿化词具有“具体字抽象化”功能，“头儿”“根儿”“就手儿”等均属此类。鲁允中（1995）进一步确认了儿化的“具体事物抽象化”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儿化的抽象化功能不宜绝对化。部分儿化词的抽象义可能先于儿化形

式产生，儿化更多是对已有抽象义的形式标记。以“头儿”为例，其“首领、上司”义是通过“人体部位→社会组织中的对应位置”的隐喻引申而来，儿化只是固化了这一引申义。因此，更准确的表述是：儿化具有标记抽象义的功能，是词义虚化在形式上的体现。下面是语料中的典型实例。

①白巡长：“有你我夹着他，他也不敢太离格儿了！”——《四世同堂》

格，本义指树木的长枝条。格儿，指的是格子，引申有法式、规格、标准的意思。离格儿，指言谈举止不符合公众的标准的意思。

②虎姑娘一向野调无腔惯了，今天头上脚下都打扮着，而且得装模作样的应酬客人，既为讨大家的称赞，也为在祥子面前露一手儿。——《骆驼祥子》

手，指人体上肢前端能拿东西的部分。手儿，用于技能、本领等。此处，露一手儿的意思为趁机会表现一下自己的才能。

③我看出来这家伙处处有谱儿，一身都是秘密。——《番表》

谱，本义为记载事物类别或系统的书。谱儿，有大致的标准、把握和显示出来的派头、排场等两个意思。在此语境中，“谱儿”应指派头、排场的意思。

三、儿化词的色彩义功能

色彩义是附着于理性义之上的附属意义，表达说话人对所指对象的主观态度与情感评价。语料统计显示，儿化词中理性义发生变化的比例相对较低，绝大多数儿化词的功能体现在色彩义层面。这与北京话整体的口语风格密切相关。从功能上看，儿化的色彩义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表细小、喜爱、亲昵等积极情感色彩

这是儿化最基本、最受关注的语义功能，也是学界共识度最高的一类。从历时角度看，“儿”的本义为“婴儿、孩童”，其“小称”功能由此引申而来，并进一步发展出喜爱、亲昵等情感色彩。从共时分布看，这类儿化词数量最多，使用频率也最高。

1. 细小义举例

①王淑芬梳时兴的圆髻，而李三却还带着小辫儿。——《茶馆》

②在我的小院中，到夏天，满是花草，小猫儿们只好上房去玩耍，地上没有它们的运动场。——《猫》

③掏出一包儿钱来，数了数，还差两毛多。——《骆驼祥子》

④一晃儿，十年了，真快！——《四世同堂》

这四个例子体现了儿化的“小称”功能，表示说话人对事物体积、数量、时间跨度等维度上“小”的感知。值得注意的是，儿化的细小义有时是客观的（如“一小包儿”），有时是主观的（如“一晃儿”是说话人对时间飞逝的主观感受），后者属于“主观小量”的表达。

2. 亲昵色彩举例

①你还记得刘家的那个小不点儿吗？——《女店员》

②他在这儿几十年了，谁都认识他，简直可以算是老头儿商标。——《茶馆》

③你看，平常都说小两口儿，哪有小三口儿的呢。——《茶馆》

该组例子反映了几化的“亲昵”功能。此类儿化词多用于称呼关系亲近的人或熟悉的事物，表达说话人温和、亲近的态度。从认知角度看，亲昵义是细小义的隐喻延伸：通过“小化”对方表达亲近与怜爱，属于“距离近→情感近”的认知映射。

3. 喜爱色彩举例

①天儿越晴，水藻越绿……——《济南的冬天》

②……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儿呢！——《济南的冬天》

③我饿着，也不能叫鸟儿饿着。——《茶馆》

这三个例子体现出对所称对象的喜爱之情，老北京人生活极为讲究，除了地道精致的吃食之外，老北京人的娱乐生活很丰富。遛弯儿、斗蛐蛐儿、遛鸟儿、听戏、泡茶馆儿等等，深受他们喜爱。因此，他们在喜欢的玩意儿、地方、活动上加上儿化，表示喜爱之情。

（二）表俏皮、活泼、轻松的语体色彩

北京话儿化还具有调节话语风格的功能，使语言显得俏皮、活泼、轻松。这一功能在韵文语境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通过儿化形成的“儿韵”，可以增强语言的节奏感与戏谑感。老舍作品中的数来宝、顺口溜等语体大量使用儿化，正是利用了这一功能。从语用功能看，此类儿化通过降低话语的正式度，营造轻松、调侃的交际氛围。

①（您）来两盘儿，赌一卖（碟）干炸丸子外洒胡椒盐儿。——《茶馆》

②不听话就撕成两半儿，倒好象是绑票儿撕票儿，不雅！——《茶馆》

儿化的俏皮功能与其“小称”本义仍有内在关联：通过“小化”严肃事物，消解其庄重感，从而产生戏谑、轻松的效果。这一机制与修辞中的“降格”相似，都是通过降低事物的量级来获得幽默效果。

（三）表轻蔑、鄙夷等消极情感色彩

传统研究多关注儿化的积极色彩，实际上儿化也可表达消极情感。周一民（1998）最早系统指出了儿化的贬义功能。从语料看，贬义儿化词主要用于对人的负面称谓或对不良行为的描述。其认知机制同样与“小称”有关：当“小化”作用于正面对象时产生喜爱义，作用于负面对象时则产生轻蔑、贬抑义（即“小看”“鄙夷”），属于同一形式在不同语境下的功能分化。

①怨不得你躲着我呢，敢情这儿有个小妖精似的小老妈儿。——《骆驼祥子》

②小吴祥子 老梆子，你真逗气儿！——《茶馆》

③他妈的，老娘儿们少管闲事！——《龙须沟》

“逗气儿”“老娘儿们”等词的儿化均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这一现象说明，儿化的情感色彩不是单向的，而是取决于语境与说话人的态度——它既可以表达“因小而爱”，也可以表达“因小而鄙”，本质上都是“小称”功能的语用延伸。

四、儿化的语体标记功能

语料统计显示，老舍作品中数量最多的儿化词，其儿化形式既不改变理性词义，也不附加明显的感情色彩。这类儿化词长期以来被视为“无作用”或“多余”的，但从语体功能角度看，它们承担着重要的身份标记功能——标识北京口语语体。吕叔湘（1980）曾指出，这类儿化词的“儿”具有较大的自由度，部分词存在可儿化可不儿化的情况（如“灯笼”“窟窿”“东西”“字”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儿化是完全任意的。

从语义功能看，这类儿化词虽然不影响概念表达，但在语体层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所指范畴，可分为以下几类：

- ①时间类：今儿、明儿、昨儿个、过阵儿、擦黑儿、当儿、赶明儿……
- ②方位处所类：这儿、那儿、前面儿、对过儿、后院儿、东便门儿……
- ③事物类：自个儿、话儿、样儿、名儿、劲儿、门儿、气儿、座儿、板儿车……
- ④动作类：包圆儿、摆闲盘儿、过门儿、拌嘴儿……
- ⑤程度类：将将儿、差不离儿、一半儿……

以上只是粗略的分类。表面上看，这类儿化词中的“儿”似乎不影响表义，但深入考察会发现，这种“自由”是有条件的——它仅存在于北京话系统内部。对于北京话母语者而言，是否儿化虽然不影响理性理解，但直接影响话语的“地道感”与“自然度”。换言之，这类儿化词的功能不在于“表义”而在于“立体”——建构话语的口语语体身份。

吕叔湘（1980）所指出的“可儿化可不儿化”现象，恰恰说明语体标记具有一定的弹性。语体功能不像概念功能那样“非此即彼”，而是呈现出程度差异：有些词的儿化是强制性的（如“这儿”“那儿”），有些则是可选的（如“东西儿”）。强制性程度的高低，反映了该词与口语语体的绑定强度。

从普通话语法的角度看，这类“儿”似乎是冗余的；但在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中，它却是构成语体差异的重要手段。其本质在于：儿化的卷舌特征作为一种显性的语音信号，具有“方言身份标记”的功能。听话人通过对词根韵母上卷舌特征的感知，可以迅速判断话语的语体属性（口语/书面语）与地域属性（北京话/非北京话）。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这种语音标记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它不仅是地域身份的符号，也是文化认同的载体。北京话母语者在日常交际中大量使用这类儿化词，实质上是在通过语音形式维系群体认同、建构地方文化身份。因此，这类“看似无义”的儿化词，实际上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是北京话口语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本文将儿化词分为理性义变化、色彩义变化、语体标记三类是为了方便分析。在实际语言使用中，三类功能往往相互交织：一个儿化词可能同时具有语体标记功能和色彩义功能，

也可能在不同语境下呈现不同的功能侧重。三者共同构成了北京话儿化词的功能系统,其中语体标记是最基础、最普遍的功能,色彩义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功能,理性义变化则是语义引申最显著的功能。

五、结语

北京话儿化词的语义功能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在理性义层面,儿化通过比喻、借代、虚化等认知机制参与新义项的生成,如“白面儿”“扣儿”“口儿”等词的儿化形式均对应着有别于词根的引申义;在色彩义层面,儿化以“小称”为核心,向积极(细小、喜爱、亲昵)、消极(轻蔑、鄙夷)和语体调节(俏皮、轻松)三个方向延伸,形成了丰富的情感表达功能;在语体层面,大量儿化词承担着北京口语身份标记的功能,这是以往研究容易忽视但极为重要的一类功能。

老舍作品中的儿化词使用,既反映了北京话的真实面貌,也体现了作家对口语素材的艺术加工。作为京味文学的代表,老舍的创作客观上起到了记录、保存和传播北京话的作用。其作品中的儿化现象之所以具有研究价值,不仅因为数量丰富、使用自然,更因为它集中体现了北京话的语言特色与文化内涵——从细微的语音变化中,可以窥见地域文化的积淀与市民群体的语言认同。

语言研究的最终指向,是语言背后的人与社会。从儿化这一语音现象入手,我们不仅可以观察词义引申的认知规律,更可以窥见地域文化的积淀与社会身份的建构。北京话的儿化系统,既是一套语言规则,也是一份文化记忆。

本文基于老舍先生的作品,对儿化词的语义功能进行了初步分类与分析。由于语料范围与研究深度所限,部分儿化词的功能归属仍存在模糊之处,儿化的认知机制也有待进一步探讨。后续研究可扩大语料范围,并结合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对北京话儿化现象做更深入的考察。

参考文献

- [1]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上册[M].增订6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 [2] 老舍.茶馆·龙须沟[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
- [3] 老舍.骆驼祥子[M].北京:华文出版社,2024.
- [4] 老舍.火葬[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25.
- [5] 老舍.春华秋实[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25.
- [6] 张洵如.北平音系小辘编[M].上海:开明书店,1949.
- [7] 鲁允中.普通话的轻声和儿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 [8] 老舍.老舍散文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3.
- [9] 老舍.四世同堂[M].哈尔滨:黑龙江北方文艺出版社,2022.
- [10] 周一民.北京口语语法:词法卷[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
- [11]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A Study on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Beijing Child-Ending Words in Lao She's Works

Lu Xiaoyu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 Henan Province, 450000)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Lao She as the source of data, conducting a classification study on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the reduplication words in Beijing dialect in classic works such as "Teahouse", "The Camel Sichuan", and "Four Generations Under One Roof". Lao She, as a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Beijing-style literature, the Beijing dialect in his works has been artistically refined and possesses high linguistic research value. Reduplication is a typical phonological-grammatical phenomenon in Beijing dialect,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oken language style. This paper classifies and analyzes the semantic functions of reduplication words,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basic materials for further exploring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behind the reduplication phenomenon.

Keywords: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reduplication words; rational meaning; color meaning; stylistic marker; Beijing dialect

作者简介: 鲁晓豫, 郑州大学文学院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